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論語述而第七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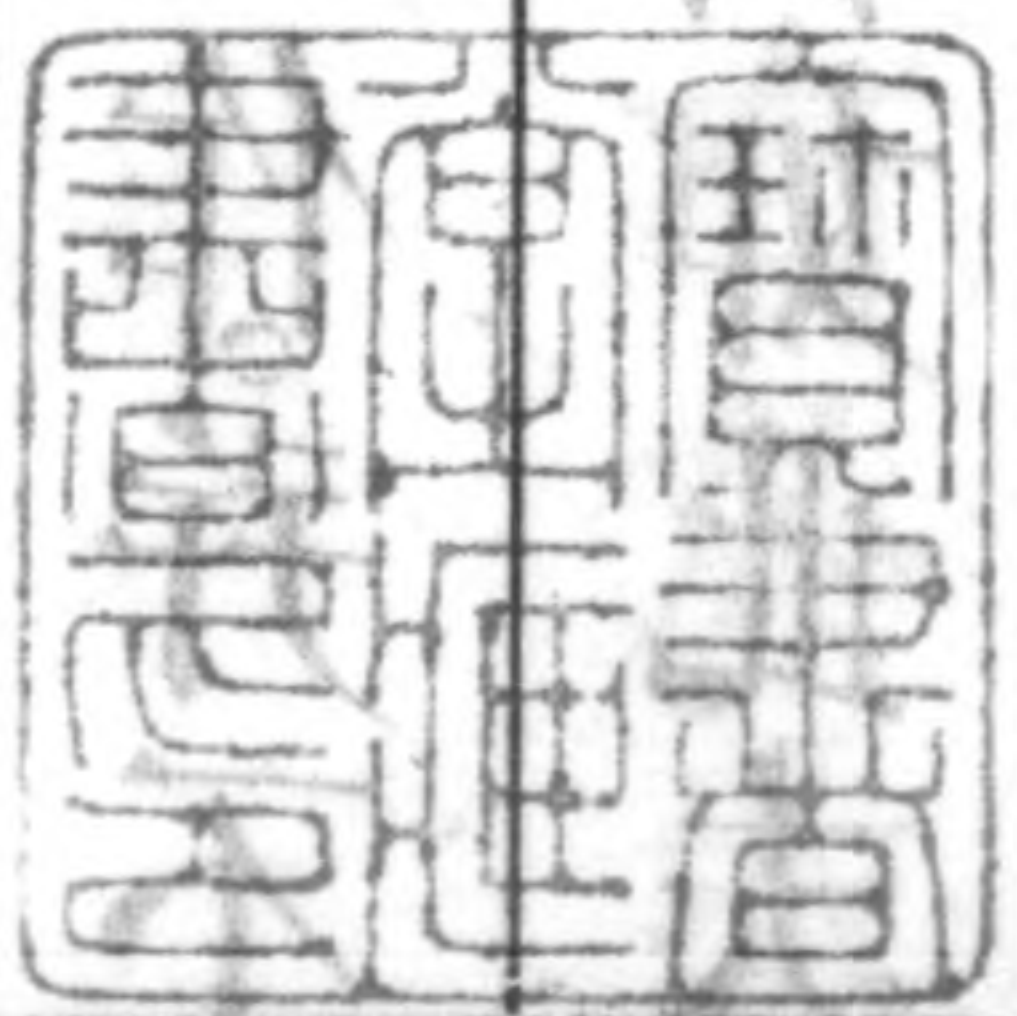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其立言之有本也。孔

子曰。凡前人所已言已行。而於我傳之。謂之

述。前人所未言未行。而自我創之。謂之作。作

者為聖。豈所易幾哉。我但述前人之舊。或攷

諸典籍。而為之闡揚。或聞諸故老。而加以裁





訂實未嘗有所作也。所以然者。蓋天下之理。不出古人論說之中。我深信不疑。而篤好不厭。是以惟知其當述。而無容復作也。然豈由我一人之見如是哉。商時有賢大夫老彭者。信古而傳述。已先我而作則於前矣。我私自做法。以庶幾得此於我老彭耳。夫孔子刪定贊脩。發明古聖王之道。以垂教萬世。雖爲述之事。實勝作之功。乃不特不自居於作。并不遽任爲述。聖人德愈盛。而心愈下。固如此夫。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一章書。是聖人德有餘。而心愈不足也。孔子曰。人於性命事物之理。言時則存諸心。不言時卽去諸心。由心與理未洽耳。若乃沉潛淵默。而此心常能體會。舉平時所閱歷而有得者。皆識之不忘。非見之深。習之熟。豈易至此。凡學者久則易厭。若乃學焉而已知者。益求其知。已能者。益求其能。深信義理之無窮。



而孜孜向進。未嘗有厭棄之意。此成己而不  
息者也。凡誨人者。視人與己不相涉。則易倦。  
若乃誨人。而未知者導之使知。未能者導之  
使能。浚見物我之無間。而循循造就。未嘗有  
倦怠之心。此成物而不息者也。三者皆我所  
從事焉。以期其必然者。以我自考。遂敢謂體  
備而無歉耶。何者能有於我哉。夫聖人總羣  
聖而會其全。合萬物而歸於極。人見其義精  
仁熟。而聖人不自以為能。蓋惟造道之極者。

乃望道而未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憂勤不已之意。孔子曰。凡  
理得於心。謂之德。德者人所固有。惟脩以蓄  
之。則德日進於高明矣。乃不從事於省察克  
治。以自全其本體。將德何由而成乎。凡效法  
聖賢之所為。謂之學。學者人所當勉。惟講以  
明之。則學日至於純熟矣。乃不從事於講習



討論以深究其精微。將學何自而明乎。事之  
宜爲義。若已聞之。是明知其益。便當奮發有  
爲。而遷徙以從之也。乃聞義而不能卽用其  
力。以求合乎當然。則善無由而積矣。人之心  
本善。其有不善。是私欲之累。便當深自愧悔  
而勿憚於改也。乃不善而不能內疚於心。以  
絕遠乎非僻。則過無由而去矣。此四者。其功  
不可不全。其責無可他諉。是吾所深憂而不  
能自己者也。夫脩德講學。徒義改過。皆日新

之要。聖人豈真有所不能。而猶以此爲憂。蓋  
其進脩無已之心。固惟日不足也。此言燕居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而與此孔子曰

此一章書。是形容聖人閒居氣象。記者謂。凡  
人當閒暇之時。怠肆者。易流於褻。斂束者。或  
過於嚴。蓋由積於中者。未極其純。故見於外  
者。未協乎節也。惟夫子周旋中禮。隨在各當。  
如當燕居無事。自不同於在朝在廟。應務接  
物之時。則見其舒徐自若。而無迫遽之意。其



容申申如也。溫潤可親。而無震厲之氣。其色  
夭夭如也。自其德性之純粹。發爲氣體之和  
平。誠有擬議之所難窮者爾。夫聖人舉止動  
靜。無不適合乎當然。而其見於燕居者如此。  
非善觀聖人者。其孰能知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道不行而嘆也。孔子曰。  
凡人之氣。壯而盛。老而衰。方其盛也。習焉而  
不覺。及其衰也。隨感而可知。甚矣吾氣之衰

也。何以驗之。吾向也年當少壯。常夢見周公。  
不能以身接。而猶得以神遇。至於今。久矣不  
復夢見周公矣。卽此而觀。不可以見吾衰之  
甚乎。蓋孔子志在行周公之道。原不因年而  
有異。雖自歎其不夢周公。終何嘗一日忘周  
公哉。夫孔子之不忘周公。乃孔子之不忘天  
下萬世也。而僅托之夢想。發諸浩歎。豈不深  
可惜耶。莫亦欲立志於此而志於彼。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全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心學之全功也。孔子曰。學莫先於立志。若非所當志而志。則志失其正矣。夫人倫日用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所謂道也。必志於此。而致知以究其原。力行以盡其事。務使心神專一。以期漸進於高明。則所適者正。而不惑於他途矣。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循不密。將心之所得。能保其永存乎。必也操以強忍之力。務使此德恒守而不失。德愈積而守愈堅。則

始終允執。而衆善備矣。行此道而德全於心。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物欲時引。將心之所全。能保其不虧乎。必也盡其存養之功。務使此仁日習而不違。仁愈至而習愈熟。則常變悉協。而天理純矣。自志道而據德依仁。本之在內者。既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又安可遺乎。如詩書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所謂藝也。誠能游心於此。朝夕涵泳。以陶養其性情。則有以通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心



亦無所放矣。蓋道德仁藝所以會乎理之全。志據依游所以盡其心之用。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不失乎先後輕重之序焉。聖學之所以有成也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一章書。是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孔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不能使之同歸於善。是亦教者之過也。人不知來學。而必欲往教。固無是禮。苟其求教之誠。執贄而來。雖自行一束之

脩以上。厚薄不同。而向道之心則同。皆可與爲學者也。吾未嘗不倦倦以盡其誨焉。夫聖人設教。不輕授人。教之義也。亦不輕棄人。教之仁也。教澤所以無窮也與。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施教之有方也。孔子曰。教人者。豈不欲盡言而無隱。但必俟受教者有地。而後設教者可施。人有心求通而未得通。



其意憤然不能自己者。在彼先有可通之勢。而我爲之開其意。則不難釋彼之疑。是啓之有益於憤也。若不憤。則彼原無志於求通。而何以啓之。是以不啓。人有口欲言而未能言。其貌悱然不克自伸者。在彼先有可言之機。而我爲之達其辭。則不難暢彼之隱。是發之有益於悱也。若不悱。則彼原未有所欲言。而何從發之。是以不發。至於人有爲我所面命者。如舉一隅以告之。必能觸類引伸。以三隅

反證。然後復告。則彼之悟無窮。而我之言亦易入。若舉一隅而不更。卽三隅還以相質。則是執一而寡所旁通。絕不能自用其力者。卽復之何益。是以不復也。蓋教者固有欲盡之心。學者尤必有自致之力。然後教學相長。可與有成。否則雖諄諄告語無庸也。孔子之不輕於教。正其不倦於教之意也夫。其於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一章書。其以望人對謝之五也。其言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性情之正也。記者謂。吾  
夫子德性純粹。哀樂適當乎中。如人當有喪。  
夫子推見至隱而哀之。時而食於其側。則不  
能甘味。而未嘗飽也。如於是日弔人而哭。餘  
哀未忘。則終是日哀樂不相襲。而自不能歌  
也。夫聖人之不飽不歌。豈有心行乎其間。乃  
隨所遇而各中其節。聖人自然之忠厚也。學  
者能識聖人用情之忠厚。其亦足以進於道  
矣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出處之必有其具也。孔  
子謂顏淵曰。吾人出處之道。所遇者係乎時。  
而所操者存乎己。有如用之。是時可以有爲  
也。則出而行道。以成弘濟之功。其或舍之。是  
時不可以有爲也。則卷而藏之。以全獨善之



志。仕止久速。既聽其遇之自然。又不失其理之宜然。當吾世孰能有此哉。惟我與爾有是夫。固有獨喻而不可以告人者矣。子路聞是言而請曰。用舍行藏。夫子固與回共之矣。若夫子一旦行三軍。而有戰伐之事。則將誰與乎。子路蓋自負其勇。而以爲非己莫與也。孔子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可以血氣逞乎。如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輕生妄動。死而無悔者。既不知一己之利害。又焉能措大事於萬

全。吾所不與也。必也。平日之涵養。裕乎一心。臨事之際。不但不肯妄動。且有戰兢危懼之意。又好深謀遠慮。斟酌至當。而後果決以成之。如此之人。以敬慎養其義氣。以詳密保其全功。可謂智勇兼備者。是乃吾之所與也。由前觀之。則知可以退者。乃可以進。彼尸位戀祿。與干時躁進之徒。皆非用世之具也。由後觀之。則知有謀者。乃能有勇。彼鹵莽剽銳。與輕浮喜事之子。皆非成功之人也。人主論相



擇將。其必取法乎此哉。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一章書。是聖人破人妄求之心也。孔子曰。天下之物。未嘗不有求而得之者。至於富則何如哉。若富而可以人力強求也。則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矣。蓋執鞭雖賤役。而屈己足以致富。又何辭焉。但人之貧富。亦非偶然。在天有一定之數。在己有一定之理。如不可強

求而得。則何不從吾中心之所好。爲安於命而合於理也乎。夫求富。則乞諸人而不得。從好。則反諸己而有餘。人亦何必營營取辱哉。然則士之所以立身。君子之所以取人。必先觀其所守。而後可知其所爲矣。調事而對。子之所慎。齊。戰。疾。具。皆亦親其本。其體。一。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身之大節也。吾夫子何事不慎。何時不慎。而又有所更慎焉者。蓋有三也。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神之所



以享格者在誠意不在虛文。一有不慎則備禮備樂無益也。若夫清明其志儼恪其體所謂祭如在者惟夫子有焉。一曰戰夫戰以衛國國之所以靈長者在勝算不在黷武。一有不慎則堅甲利兵無益也。若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謂神武不殺者惟夫子有焉。一曰疾夫疾爲身累身之所以保攝者在平日。一有不慎則補救怨尤無益也。若夫養其天和擇其醫藥所謂守身爲大者惟夫

子有焉。可見聖人無所不慎而三者關係非輕故謹之又謹。要非深窺聖人者焉能知其如此哉。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之神遊古帝也。昔帝舜之作樂也名曰韶以至聖之德當極治之時其聲容美善雖得之傳聞而未易親見也。舜之後有陳敬仲者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至



齊而得聞焉。於是三月之久。一心向往。至於飲食俱忘。不知肉味。且贊嘆曰。古樂之入人也。深矣。而韶之入人也。更有出於意想之外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甚盛德。烏能若此乎。蓋治之象徵乎樂。而樂之原係乎德。孔子之所以極贊舜樂者。其亦與舜合德而後知其深也。豈僅在聲音節奏之際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俞賈夷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正名之心也。昔衛世子蒯聵得罪出奔。國人立其子輒爲君。以繼靈公之後。及晉人送蒯聵歸國。輒遂拒之不受。當時之人。莫不以蒯聵爲罪人。而輒拒之爲是也。冉有有疑而問。子貢曰。衛君之立。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亦以爲然而爲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子貢不敢直言衛君。而取古之尊父命。讓國祚者以爲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二子遜國而逃。制行高潔。古之賢人也。子貢曰。二子固是賢人。但不知讓國之後。亦有後悔而怨焉否乎。子貢之意。以爲賢如二子。苟尚不免於怨。則衛君又何責焉。孔子曰。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若伯夷以尊父命爲正。叔齊以不遵亂命爲安。各行其志。皆合乎理。是求仁而得仁矣。又何怨乎。於是子貢出。謂冉有曰。夫子不爲衛君也。蓋國之得失。孰如父子之大倫。觀夷

齊之遵父命。爲孔子之所汲取。則衛君之拒父。又豈待再問而知之乎。惜也。聖賢正名之心。徒存之空談而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一章書。是見聖人自得之樂。不以境遇而移也。孔子曰。人之常情。莫不厭貧賤而慕富貴。至於我則不然。卽如疏食可飯也。則飯之。水可飲也。則飲之。肱可曲也。則枕之。其爲淡



泊不亦甚乎。然我之真樂。初不因此而減。蓋亦在其中矣。其或不義而富且貴。似亦勝於疏水曲肱。然自我視之。殆如浮雲之於太空。任其往來。而不足以動其清虛也。其樂何如不哉。可見聖人之心。原有真樂。故一切境遇。不足爲累。豈僅矯當世而薄富貴者比與。中矣。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明易理之當學也。孔子曰。古聖人之制易也。天道於是乎昭焉。人事於

是乎備焉。廣大精微。前民利用之書也。我畱心用力久矣。若天再假我數年。使得竟其學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吉凶消長之理明。進退存亡之道得一動一靜。雖未必全然無過。其亦可以無大過矣。可見聖如孔子。尚以讀易寡過自勉。况有裁成輔相之責者。其可不務於窮理盡性。以幾參贊位育之能事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有常也。夫子設教因人而施。固亦無所不言矣。而更有所雅言者。一曰詩。詩之爲教。有美有刺。而溫厚和平。足以養性情。一曰書。書之爲教。有治有亂。而典則詳明。足以考政事。一曰執禮。禮之爲教。有情有文。而斟酌損益。足以定法守。是三者皆日用切身之具。故夫子皆雅言之。有時言詩書禮。固是雅言。卽有時不言詩書禮。亦無非雅言也。學者尚可舍此而別求異聞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一章書。是聖人自明其好學之篤也。昔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蓋以聖人之德。難以名言耳。孔子聞而教之曰。葉公欲知我而後問。而爾復不對。不愈令彼疑我耶。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好學無厭者也。當其發憤之時。遂至於忘食。及其自得而樂也。遂



至於忘憂。或憤而愈樂。或樂而益憤。學以忘年。惟日不足。又焉知老冉冉其將至乎。我之爲人。不過云爾。有何深遠而不以對也。要之孔子不過自言其平常。而功夫至此已極純粹。學聖人者。其亦知所向往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揭己以示人也。孔子曰。人皆以我爲無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其皆以我爲無不知矣。抑知我所以知之之故。葉乎。夫凡人有聰明睿智。出於天然者。是謂生

知。又有遜志時敏。期於有獲者。是謂學知。我亦不可謂非知者也。然非生而知之者。乃篤信好古。不自暇逸。敏以求之者也。我何敢自欺以欺人乎。蓋生知學知。成功皆一。生知而不加之以學。亦未能盡知之量。至於孔子。生知之聖。猶加之以學問之功。所以集千古之大成。人豈可自恃質稟。而廢勉強之功哉。子不語怪力亂神。此一章書。是門人記夫子謹言。以立世防也。



吾夫子教人。曷嘗有所隱哉。而亦有所不語者。其一曰怪。怪則詭異不經。惑人聽聞。其一曰力。力則恃強好勝。不顧義理。其一曰亂。亂者干名犯分。爲人倫之大變。其一曰神。神者幽遠難測。爲日用之所不切。此四者或非理之正。或非理之常。在言之者。或足以快一時之聽聞。而信之者。必至於壞生人之心術。夫子之絕口不語者。其防世之心。豈不遠哉。夫抵怪誕不經者。必端恃詐力以濟邪謀。犯上

作亂者。多托言鬼神以惑愚衆。此聖人首嚴異端之防。而明王必申左道之禁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一章書。是欲學者隨在取益也。孔子曰。人之不能精進者。往往以得師爲難。不知師亦何地不有哉。卽如三人同行。言其數則甚寡。論其時則甚暫。然亦必有我師焉。彼其一言一動。有合於理而爲善者。亦有悖於理而爲



不善者。若我不能存心爲己。則彼之善不善。於我何與。好學者。擇其善者而從之。惟恐己之善不如彼也。其不善者而改之。唯恐己之不善如彼也。是一時之觀感興起。善者固我之師。而一念之警省懲創。不善者亦我之師也。安往而非我得力之處哉。可見聖德以日新爲大。學問以交脩而成。因人見道。隨處求益。書經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職此意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一章書。是聖人援天以自信也。昔孔子周流至於宋國。有司馬桓魋者。忌孔子而欲害之。是時從者皆懼其不免也。孔子曉之曰。人之禍福。皆繫於天。天雖曠遠而難知。然返觀於予。而有可以自信者。思予何以有是德哉。乃天生是德於予。非偶然也。天意旣如此。則予之命。天自主之。桓魋其如予何。要之聖人。有知天之明。有先天後天之學。故能見之確。決之定。有迪吉而無凶咎也。不然。寧不爲妄。



人所借口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身教示門人也。孔門弟子。每以言語求聖人。故以無言爲吝教。孔子示之曰。二三子之來學久矣。抑知丘之爲丘乎。其無乃以爲隱諱而不言乎。不知吾之於爾。初未嘗有所隱也。蓋道之在人。不過日用尋常之際。吾之立教。原不離動靜云爲之間。

不但吾不欲隱。卽道本無可隱者。不但吾無所隱。卽二三子。誰是可隱者。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之爲丘。固如是也。尚何疑於丘哉。總之聖人與化工合德。而凡人亦原與聖人同體。苟能反諸身心之間。以求契乎無隱之旨。雖聖人可學而至也。何聖教之難窺耶。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聖教之全功也。孔子之



教人。蓋亦多術矣。而其大端有四。四者唯何。文行忠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而詩書六藝已備載之。學而可以不文乎。平日之聞見皆虛。而躬行實踐。乃有獲焉。學而可以無行乎。至於居心之間。偶涉於虛偽。應物之際。或近於欺詐。則文行雖優。而根本已失。不但自悞。而且以悞人矣。學而可以不忠。可以不信乎。此夫子所以諄諄垂示。恐人不留意於四者之中。亦恐人復妄求於四者之外。其爲

教也。不亦嚴且切與。學者究心於此。則知行并茂。表裏如一。其以幾於成德也。無難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存恆心。以爲作聖之基也。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同。然有其根基。則皆可上進。如神明不測。謂之聖人。吾未始



不欲見其人也。然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兼優之君子。斯可矣。蓋君子雖未至於聖人。然學已有成。去聖不遠。不亦慰吾見聖之思乎。若君子而外。天資粹美。謂之善人。吾未始不欲見其人也。然善人亦不常有。得見立心純常之有恆者。斯可矣。蓋有恆者。雖未卽爲善人。然存心樸質。立志堅貞。不亦慰吾見善之思乎。夫有恆之與聖人。高下固甚懸絕。然其姿質極醇。無所虛僞。使充

之以學。未始不可作聖。若夫人之虛僞者。本無也。而作爲實有之狀。本虛也。而作爲盈滿之狀。本約也。而作爲侈泰之狀。其人如此。雖一時僞以欺人。久之自不能繼。難望其有恆矣。有恆既不可得。又何以爲作聖之基哉。大抵聖人君子善人。總不外此有恆之一心。在聖人則爲至誠無息之心。在君子則爲自強不息之心。在善人則爲純一不二之心。人能常守此心。卽是作聖根本。此孔子思見有恆。



卽所以思見聖人也。此本此非于思見亦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魚鱉一不二三。公入前  
此一章書。是記聖人愛物之仁也。釣。是以餌  
取魚。綱。是用大網絕流而取。弋。是以絲繫矢  
而射。宿。是鳥之棲者。記者曰。孔子貧賤之時  
常親取魚鳥。爲祭祀奉養之用。但常人處此  
每多貪得之念。而孔子行之。則彌見好生之  
心。其取魚也。但用鉤以釣。任其自至而已。未  
嘗以繩繫網。絕流而盡取之也。其取鳥也。但

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未嘗伺其棲宿。用  
射以掩取之也。由此觀之。不得不取者。有必  
盡之理。不忍盡取者。寓愛物之仁。蓋聖人渾  
然仁體。心同造化。故於取物之中。見生物之  
意如此。本此意而推之。豈不人人咸遂其生  
而萬物各得其所與。惜乎不得其位。老安少  
懷之志。僅托之夢寐東周而已。其要而述之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示人也。



善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敘求知之功以示人也。孔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之明。而後行之當。今天下之人。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爲者。我則無是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聞見不博。非所以求知於人。擇識不精。非所以求知於己。我惟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從之。務使有得。多見天下之事。無分善惡而識之。以備參攷。此由學問以廣聰明。雖未爲生知。而亦可爲知之次也。夫生知安行。

如孔子。而謙冲自勉如此。則知聞見擇識。乃求知之法。而講學窮理之功。誠不可以或廢也。不善而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

其往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與人爲善。不爲己甚之心也。昔孔子之時。有地名互鄉者。一鄉皆習爲不善。人皆以其難與言善而絕之。一日有童



子者慕道請見。孔子不加拒絕。進而見之時。門人不能無疑。以爲設教固不可不寬。而疾惡則不可不嚴。如互鄉之人。君子之所絕。而童子之來。夫子顧見之。殊不能不惑也。孔子曉之曰。君子之處己。原貴於嚴。而加惠後學。則不可執成見而阻其自新之路。今互鄉俗雖不善。而童子則有向善之心。我特取其進而求見之誠耳。非取其退而爲不善也。何得因其習俗。遂絕之已甚耶。且凡天下之人。特

患不能潔己耳。若一旦洗心滌慮。潔己以求見。此卽好善之機。可與入德。吾但取其今日之能潔耳。至往日之或善或惡。安能保耶。今童子之見。二三子亦可無惑矣。總之立教貴於公。而待人則本於恕。孔子欲化導愚頑。以移易其風俗。故不爲已甚如此。若在君師之位。則無論賢愚不肖。自皆在其陶鑄之中。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帝王教人之法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求仁也。孔子曰。世之  
憚於求仁者。皆以仁爲遠而難求。自吾觀之。  
仁果遠乎哉。蓋天下無無心之人。亦無無仁  
之心。是仁乃本來之良。人所固有。但人蔽於  
私欲而不知求。遂流於不仁。而以爲遠耳。若  
能以一念之覺。反而求吾固有之仁。卽此有  
覺之中。天理來復。是欲之斯至。無俟他求也。  
而又何遠之有哉。要之仁具於心。得之易。失  
之亦易。人能時時提醒。在在操存。則一念欲  
勉哉。

之一念之仁也。念念欲之。念念之仁也。由此  
而進於天德之純。亦惟存乎一心而已。可不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  
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此一章書。是見孔子爲君受過也。陳國名。司



敗。官名。昭公是魯國之君。昔魯昭公素稱知禮。而不免娶同姓爲婚。故陳國有司敗者。不能無疑於心。因問於孔子曰。人皆以昭公爲知禮。果知禮乎。是時司敗之問有心。而孔子之答無意。故直以知禮答之。及孔子既退。司敗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乃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爲人。平心直道。有事關名義者。必公是公非。而無所私黨。由今觀之。君子亦阿黨於人乎。何以見之。如同姓不爲婚。周道也。今

魯與吳。皆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爲夫人。乃自爲之。而自諱之。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既已干越於前。而又復掩飾於後。悖禮甚矣。使魯君而猶爲知禮。則人孰不可爲知禮乎。夫魯君不知禮如此。而夫子猶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司敗之議昭公固是。然以孔子爲黨。彼豈知聖人用意之厚哉。於是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竟不辨其禮之知與不知。己之黨與不黨。但自引咎



曰。人之所不幸者。莫甚於不聞過。今丘也幸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即得聞於己。由是改圖。歸於無過。豈非我之所甚幸者乎。蓋無容昧者。天下是非之公。而曲爲諱者。臣子忠厚之誼。如孔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豈非萬世人臣之法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樂於取人之善也。記者曰。夫子好善無窮。誠意懇至。每遇人有一善。則

相爲契合。如與人歌也。若人之音律節奏。有相和而善者。此時夫子之心。不知有己。止知有善。好善之心。遂油然而不能自己。必使其人反覆歌之。凡其音律節奏之美。皆默會而詳味焉。然後自歌以和之。同聲相應。音節克諧。是不但取人之善。爲己之善。而且以己之善。助人之善。其好善之誠。爲何如哉。觀孔子於一歌之善。而好之懇至如此。其與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人善。何以異乎。蓋聖心渾然



至善隨在具足。故於一歌而全體皆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實行也。孔子曰。吾  
人終身為學。不徒貴可見之英華。而貴有克  
敦之踐履。如敷陳理道。煥然成章者。謂之文。  
此不過語言之工。文采可觀而已。我雖未能  
過人。而猶可以及人。若夫有才而不見其才。  
有德而不矜其德。事事皆求實踐。不事空言。  
此乃躬行之君子也。吾非不欲企而及之。而

反心自思。則全未有得。吾朝夕之間。亦惟以  
此自勉而已。觀孔子此言。可見文易而行難。  
行急而文緩。故君子之進德。必以忠信。而脩  
辭立誠。乃所以居業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無已之學。示求聖求仁  
之實也。昔孔子道全德備。當時有稱為聖與



仁者。故孔子辭之曰。人之品量不齊。而學之造詣不一。如神化不測之聖人。與萬物一體之仁人。則吾豈敢當乎。抑惟以聖仁之道。敏勉力行。爲之於己。不敢自止。而生厭足之心。卽以聖仁之道。鼓舞誘掖。教誨於人。不敢言勞而萌倦怠之意。此乃我之所能者。亦但可云如此而已矣。敢云聖仁哉。維時弟子有公西華者。聞斯言而嘆曰。爲可能而不厭。則不可能。誨可能而不倦。則不可能。自非至誠無

息。善與人同者。未易幾此。在弟子雖欲學之。而正有所不能也。是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而愈以徵聖仁之實矣。要之聖人之心。常虛如大禹不自滿。假文王望道未見。其存心皆無異也。觀於孔子之言。而從事聖仁者。惟常存不自足之心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脩身立命之學。無事祈



禱以求福也。昔孔子曾有疾病。門人皆以爲憂。子路請行禱祀之禮。蓋雖出於至情。而實昧於正道。故孔子不直斥其非。而先問之曰。果有禱祀之理乎。蓋欲子路自省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誄詞云。禱爾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蓋言人有疾病。當禱祀以祈福佑也。於是孔子曉之曰。夫所謂禱者。乃悔前非。以禳災患耳。若丘平日。敬畏天命。一言一動。皆不敢得罪於鬼神。原無所爲禱也。卽以禱言。

而丘之自禱於心者。亦已久矣。豈待有疾而後禱耶。蓋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亦不能違自無事於禱。凡人但宜脩德行善。以盡人道之常。至鬼神之不可知者。敬而遠之可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一章書。是孔子甚言奢之爲害。而爲維世之論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自有中道。無過不及。所以一時之人心相安。而百年之風俗無弊。如專尚侈靡。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意



氣驕盈。雖理之所不當爲者。亦僭越爲之。其弊將干犯名分而不孫。若專務省約。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力行節省。雖理之所當爲者。亦吝嗇而不爲。其弊將規模鄙陋而固。此二者。皆非中道也。然就二者較之。與其驕盈僭越。敗壞風俗。其爲害也大。寧可狹小鄙吝。貽譏固陋。終是世道人心。無甚流弊也。昔帝堯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古帝王躬行節儉。遂成淳龐之治。後世人心不古。日趨靡

濫。所賴在上者。辨等威。定制。塞其源。而遏其流。庶幾返淳還樸。不至成極重難反之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一章書。是卽心術以嚴君子小人之辨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然欲知君子小人之分。當內察其心術。而外觀其氣象。蓋君子循理而行。心無所累。但見其隨遇而安。不愧不忤。無適而不寬舒自得也。蓋坦蕩蕩焉。



小人行險僥倖。心役於私。但見其憂勞不寧。患得患失。無時而不思慮愁苦也。蓋長戚戚焉。由此觀之。卽氣象可以知心術。卽心術可以定人品。君子小人之分。原不可掩。欲觀人者。可不致辨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之容。以見盛德之徵也。記者曰。容貌者德性之符。人惟氣質有偏。涵養未粹。故見於容貌者。不能得其中和。吾夫

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雖見乎容者。隨時不同。然未有不出於中且和者。如近仁者其容溫。而仁勝者鮮剛方之槩。則厲爲難。若夫子和厚可親。見爲溫矣。而和厚之中。自然嚴肅。蓋可親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厲乎。此溫之得乎中也。如近義者其容威。而義勝者鮮柔嘉之則。則不猛難。若夫子尊嚴可畏。見爲威矣。而尊嚴之下。自無暴戾。蓋可畏而亦可近也。何至於猛乎。此威之得乎中也。如近禮者其



容恭而致恭者多矜持之迹。則安爲難。若夫子顒然莊敬。見爲恭矣。而莊敬之內。自然舒泰。蓋不慢而亦不拘也。又何其安乎。此恭之得乎中也。蓋孔子躬秉盛德。故內外有時措之宜。動靜協中和之極。其見於容貌者。有如此。學聖人者。惟在涵養德性。至於純全。則容貌之間。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闡揚潛德之意。昔周太王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是爲文王。太王知文王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泰伯知之。卽與弟仲雍。託名採藥。逃之荆蠻。太王於是傳位季歷。至武王而有天下焉。孔子稱之曰。我周肇基王迹。始於太王。其後世世相承。皆賢聖之君也。而太王之長子泰伯。其德之盛。真可謂至極而無



以復加矣。何也。泰伯以長當立。是後之天下。乃泰伯所宜有也。泰伯知太王之意。於是逃之荆蠻。示不可復用。故太王傳位季歷。至武王而遂有天下。自當日觀之。不過讓國。而自今思之。實則以天下之大。固讓於弟姪。而不居也。但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故民莫得而稱頌之也。蓋泰伯之心。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曲全乎父子兄弟之間。至使身與名俱隱。而世與我兩忘。此所以謂之至德也。孔子特爲表

章之。其讓德之美。豈不昭著於萬世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以禮成其德也。孔子曰。人之立身。必一稟於禮。而後動靜之間。皆合乎自然之秩序。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固貴於恭。使不有禮以節文之。則儀文煩多。周旋過當。自檢而反以自苦矣。不免乎勞。



處事固貴於慎。使不有禮以權度之。則逡巡  
惶懼。謹畏太過。敬事而反以廢事矣。不免乎  
蕙。至於勇者美德也。使不以禮自守。則一往  
之氣。遂逞其血氣之剛。必將至於犯分而亂  
矣。直亦善行也。使不以禮自閑。則徑遂之情  
遂無復含容之意。必將至於急切而絞矣。夫  
恭慎勇直。皆人之美德。但無禮以爲之節制。  
遂各有其弊。而反爲美德之累。信乎禮不可  
以斯須去身。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

至乎。孔子又曰。化民成俗。必有所本。在上之  
舉動。卽下民之則效也。如有位之君子。於一  
本九族。因情誼之當。然而敦篤之。此上之自  
盡其仁也。彼下民貴賤雖殊。要莫不有其親。  
夫亦必孝於父母。睦於宗族。各親其親。而興起  
於仁矣。於故交耆舊。不以跡疎年遠而遺棄  
之。此上之自居於厚也。彼下民尊卑雖異。亦  
莫不有故舊。必將信於朋友。和於鄉隣。各厚  
其故舊。而不爲偷薄矣。夫上行下效。其感應



如此其速。可見時雍風動。致之無難。唯在爲上者之躬行率導焉而已。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一章書。是曾子守身之孝也。曾子在聖門。素以孝稱。其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迨夫有疾將終。追思生平守身之道。至此可以無愧。故呼其及門弟子而教之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體。不辱其親。方謂之孝。汝等試啓而視吾之足。啓而視吾之手。有不全焉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得全者。以吾有以保守之也。詩經小旻之篇有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慎恐懼。常憂隕墜。無時無處。不存此心。所以得保此身。而今而後。吾方知得免於毀傷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蓋語畢而呼之。以致叮嚀之意。亦欲使及門弟子。如己之戒慎恐懼。一舉足而不



敢忘親也。曾子守身之孝如此。蓋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固爲孝之大節。然不虧其體者。自能不虧其行。體且不虧。而况於行乎。皆由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省身之學。告臨民者知

所重也。孟敬子是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曾子有疾。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大凡鳥之將死。其鳴必哀。人之將死。其言必善。蓋曾子將告以爲政之道。恐敬子忽畧而不加之意。故先言此以起其聽也。因告之曰。凡在位之君子。不宜瑣屑於細務。惟當崇尚乎大體。其餘臨民之道。所最重者有三。容貌彰之於身。一有不謹。易至粗厲怠肆。君子不動容貌則已。動容貌。便當雅飭恭謹。而遠於暴慢。道之可貴



者此其一。顏色形之於面。一有不察。易至色取行違。君子不正。顏色則已。正顏色。便當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道之可貴者此其一。辭氣宣之於口。一有不敬。易至凡陋背理。君子不出辭氣。則已。出辭氣。便當成章順理。而遠於鄙倍。道之可貴者此又其一。蓋有諸中。必形諸外。制乎外。必養乎中。操存於平日。省察於臨時。故能內外交盡。動靜兼該。此誠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貴之道。惟此而已。若

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不過器數儀文之末節耳。自有執事者司之。曾儼然人上。而屑屑留心於此哉。至於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凡正心誠意。建極綏猷。以君臨天下之上。固操之有其要。出之有其本。而不在區區度數之末也。當知所先務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一章書。是明顏子無我之學也。曾子曰。凡



人志意盈滿。少有所得。便見己之有餘。人之  
不足。其能下問者誰乎。若乃己之學力精到。  
既已能矣。卻不自恃其能。而以問於不能之  
人。己之學問充足。既已多矣。卻不自恃其多。  
而以問於寡少之人。此其心體謙虛。絕無滿  
假。雖有而自視若無。雖實而自視若虛。其真  
知義理之無窮。有如此。凡人度量淺狹。少有  
觸犯。便謂在己爲是。在人爲非。其能容忍者  
誰乎。若乃人有觸犯於我。我能情恕理遣。置

之度外。全無計較。不惟不發露於顏色。而直  
不藏蓄於胸臆。其不見物我之有間。又如此。  
此何人哉。惟舊日吾友顏淵。潛心好學。有善  
不伐。故能謙以受人。有怒不遷。故能恕以容  
人。嘗拳拳服膺。用力於此。如此之人。誠不可  
多見也。總之聖賢無我之心。嘗如太虛。能容  
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物。  
大而不見人之不足。然非真積力久。以幾於大  
會而化之之境。則亦未足以語此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以全德望人之意。曾子曰。天下言成德者。必歸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才節二者不全。均不可謂之成德。若有人焉。其才不但可輔長君而已。卽將六尺幼冲之君。付託於其身。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又能養成其令德。而不負所託焉。不但可共國政而已。卽將一國

之政令。專寄於其身。可以擔荷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復能綏輯其民人。而不負所寄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若國勢艱難之會。人心離合之幾。從違趨避。正大節之所繫。苟非見理精明。持志堅定。鮮有不爲其所奪者。其人當此之際。卻能卓然自立。利害不以移其心。死生不以易其守。保輔幼孤。維持百里。始終不渝。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既有其才。又有其節。果可謂之君子人乎。反覆思之。信乎。



其爲君子人也。夫是人也。言其品行。則爲成德之君子。任以官守。卽爲社稷之純臣。使當太平無事之時。自能敢言犯諍。一德同心。致吾君於堯舜。垂芳名於百世。此曾子所以嘆賞之不置也。林忠聖或論曾子不爲其心奉首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頌華公會此一章書。是曾子責士以體仁之意。曾子曰。士立身天地間。以聖賢自期。必須度量寬廣。

不以一善自足。是之謂弘。持守堅忍。不以半途自廢。是之謂毅。但心體本自剛大。一有私欲。便狹隘而不弘。柔懦而不毅矣。緣平日無省察克治之功。所以無至大至剛之體。曾是異於凡民。儼然爲士。而可以不弘毅哉。所以然者爲何。蓋以士所負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任重。非弘不能勝。惟道遠。非毅不克荷也。然果何以見其重且遠哉。凡以爲此仁也。仁者。心之全德。原與天地同其



廣大。士以爲一己之任。不但知之而已。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在士之一身。其任不亦重乎。且仁之理。原與天地同其悠久。士任此仁。無有間斷。終食於是。造次顛沛亦於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至沒焉而後已。其道不亦遠乎。士之所以貴弘毅者。以此。總之。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可間。此聖門爲學。莫大於求仁。而曾子卒得道統之傳。有以也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一章書。是明經學之有益於人也。孔子曰。性情之理。中和之德。固人心之所同具。不待外求。然古人立教。皆已先我爲之。使非始終有資。何以淺深各得。當其始也。欲爲善而去惡。必先有以感發其好善惡惡之心。所謂興也。然興非無自。必於詩乎。蓋詩本性情。有美



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者之初。必於此而有以起發其仁義之良心也。及其中也。善念旣起。又必卓然有以自持。方能有益而無惡。所謂立也。然立非無自。必於禮乎。蓋禮有恭敬辭遜之意。節文度數之詳。服習旣久。則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酬酢之際。得以貞固而不亂。故學者之中。必於此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也。及其終也。旣能自立。又

必造於純粹至善之域。所謂成也。然成非無自。必於樂乎。蓋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蕩滌邪穢。消融渣滓。故學者之終。必於此而有以至於義精仁熟也。由此觀之。詩禮樂。其可以不學耶。要之人止一心。興立成。乃學者因心之獲。詩禮樂。卽學者治心之資。言其序雖有後先。究其歸總無內外。孰謂經學非卽心學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爲上者以範民之道也。孔子曰。聖人在上。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豈不欲家喻戶曉。以斯道覺斯民哉。然必盡人而覺之。其勢有所不能。故但可使之由於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之秉彝日用。卽尋常至愚之人。俱可遵道遵路。率循而無難。故可使之由也。若其所以然之故。皆出於天命之自然。人性之固有。其理精微奧妙。

自非中人以上。未易得聞。况蚩蚩之氓。如何遍喻。故不可使之知也。雖知之理。不外行習之事。由之久。自有領悟之機。若必使知之。則力行之心。反不勝其求知之心。惟由之而聽其自知。則知者不失之過。不知者亦不爲不及。要在因民以治民。不必強民以從己。此聖人率天下以中庸之道。而無索隱行怪之弊也。與有化民之責者。可勿致審於其間哉。孔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弭亂之道也。孔子曰。天下剛勇之人。恃其血氣之強。而又疾惡貧窮。不肯安守義命。則有勇無義。適爲亂資。此等之人。固爲天下之首惡矣。至於不仁之人。本心已失。當其罪惡未著。尚可容忍而化之。以善。若其罪惡貫盈。卽當屏棄而懲之。以威。不然。而徒疾惡太過。使之無地可容。則事勢窮迫。彼將以不肖之心。肆其不仁之毒。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是惡不仁之人。本爲好惡。

之正。特以處之過當。反足致變。則君子之待小人。豈可輕發而不善處之乎。是以古之聖王。保治於已安。制亂於未萌。使夫材能効用。奸宄回心。則御之之道得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恃才之意。孔子曰。凡人不可無才。尤不可不善居其才。自古材能技藝之美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所以見重。



於天下者。以公遜碩膚。握髮吐哺。有才而不  
自恃。故可貴耳。若有周公之才之美。乃驕焉  
而誇人所無。不肖卑以自牧。吝焉而挾己所  
有。不肖善與人同。則無其德量。而大本失矣。  
縱使多才多藝。特其緒餘而已。何足觀哉。夫  
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一涉驕吝。尚不足觀。况  
無周公之才者乎。甚矣驕吝之不可也。蓋有  
才者必當居之以德。德極其盛。則才自極其  
全。故聖如帝舜。而舍己從人。功如大禹。而聞

言則拜。滿招損謙受益。誠聖賢居心之要道  
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一章書。是明純心之學也。孔子曰。吾人爲  
學。原以明善誠身。求其在我而已。利祿之來。  
奚暇外慕。雖學成名立。亦有用世之時。然一  
心以爲學。又一心以求祿。則持志不專。必其  
見道不切也。有人於此。從事於學。至於三年  
之久。而不志於穀祿。則是正誼而不謀利。明



道而不計功。操守堅定。工夫純篤。凡榮辱得失之故。毫無足以動其中。使非專心爲學。何以歷久不遷如此。此其人豈易得哉。可見儒者惟在純脩。國家務求實學。下無干名求利之人。則上有舉賢任才之慶。聖人之言。其維持世教不淺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立身處世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立身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方爲全德。未可苟也。凡人志向不專。不能爲學。故信之必須誠篤。然見理不明。所信者或不得其正。反足爲累。又須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以求其是非之真。盡其精微之奧。則講究明而辨別審。所信者一出於正。而爲有學之人矣。凡人持守不定。不能入道。故守之必須堅固。然膠執不化。所守者或不得其當。死亦



徒然。又須事必由理。行必合宜。不徇匹夫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則植綱常而扶倫紀。所守者允得其當。而爲有守之人矣。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決。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故其於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於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去就如是其審也。當天下之有道也。正君明臣良之會。則出仕而盡展其蘊。當天下之無道也。正潛身養晦之時。則隱居而獨善其身。出處如是其正也。使非有

學有守。何以能咸宜如是。至若邦國有道。正君子向用之時也。乃避世絕俗。而困處貧賤之中。上之不足以致君堯舜。下之不足以澤被蒼生。豈不可愧恥乎。邦國無道。正君子高蹈之時也。乃希世取容。致身富貴之地。旣取貪位之譏。復無待時之節。豈不可愧恥乎。惟其學守未能兼善。故其進退徒足貽羞甚矣。士之不可以無養也。蓋學者須見之明。守之定。用有可行。舍有可藏。然後平時則能尊主



庇民。建功立業。有事則能砥礪名節。匡扶世運。若碌碌庸人。何足取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侵越職分之意。孔子曰。凡人。有是職位。始有是謀。爲如處公卿大夫之位。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其謀爲者。正以盡其分內之責。而非有所加於位之外也。若無官守之責。而爲有位之謀。則爲越分。非職掌所及。而爲他位之謀。則爲侵職。故凡不

在其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才識過人。智畧有餘。而不敢預議者。所以遠出位之嫌。而盡自處之道也。蓋君子素位而行。循分自盡。分內事。不敢推諉。分外事。不敢妄營。故無越職之謀者。乃無曠官之失。孔子戒之之意。深哉。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一章書。是孔子有志王化。而追念正樂之時也。孔子曰。昔吾自衛反魯。既會正樂。適當師摯在官之始。又能審音。其時樂之殘缺者。



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無論其始作從之之時。固能協律和聲。無不美盛。卽至闕睢之亂。而爲樂之卒章。一皆清濁相濟。高下相宜。洋洋盈耳。可想見夫王化之隆。魯樂之正。惜乎今不得而聞也。蓋正樂有孔子之聖。掌樂有師摯之賢。故一時聲音美備如此。且關雎爲王化之始。當日化行江漢。澤及士女。實由文王后妃盛德所傳。孔子緬懷盛治。寤寐聖主。聞韶之嘆。思摯之心。有同情也夫。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一章書。是欲人不失其本然之真也。孔子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中才以上之人。有德而無病。若中才以下。雖有是病。不掩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若賦性疎狂之人。宜乎行事直率。不爲邪曲。今卻借公行私。而又存心不直。是以罔濟妄矣。賦性昏昧之人。宜



乎厚重簡默。不作聰明。今卻輕舉妄動。而又存心不愿。是藏詭於愚矣。賦性愚拙之人。宜乎真誠无妄。不爲欺誑。今卻二三其德。而又存心不信。是隱詐於拙矣。此等之人。出於常理之外。真難識其本體。吾不知之矣。蓋狂侗恹恹。是氣稟之偏。直愿信是本體之真。本心未漓。猶可以陶鎔教化。而返其固有之良。本心既失。則習染錮蔽。而不可以化誨之矣。故孔子絕之。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使其

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一章書。是勉人進學之詞。孔子曰。人之爲學。將以求進乎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無警省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孜孜焉。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及者然。其用功之勤如此。然其心猶



悚然不敢自怠也。當日進之時。常懷日退之懼。惟恐失其所學。而果有所不及也。其操心之危。又如此。蓋學貴日新。無中立之境。不日進者。則必日退。如商宗之遜志時敏。周成之日就月將。乃爲人主好學之芳規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此一章書。是贊舜禹心境之大也。孔子曰。凡人平時難窺其器量。臨境易見其襟懷。蓋本自然。非由強勉。巍巍乎崇高富貴。不入其心。

者。其惟舜禹乎。舜禹皆以匹夫受禪。天下原非素有。然一旦尊爲天子。而溫恭允塞。不伐不矜。與未有天下之時。毫無損益。舜禹心體超然。不爲物役。又何有天下入其意中哉。蓋聖人氣象。度越千古。洵乎其不可及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一章書。是極贊帝堯君德之大也。孔子曰。



吾嘗論列帝王。求其度量超越。德業兼隆者。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高大而無不覆。冒者莫如天。唯堯之德。格於上下。與準則之。蕩蕩乎廣遠無涯。形迹俱泯。當時康衢之歌。帝力何有。民亦涵泳其中。莫得指而名焉。與天之不可言語形容無以異。其大而難名者若此。然以觀其治功之成就。則平成協和。巍巍乎功業之隆盛。莫得而尚也。又觀其治功之顯燦。則格被昭垂。煥乎文章之光顯。莫得而

掩也。其大而可見者。又若此。大哉帝堯。洵千古夏絕者矣。後世人主。舍堯其奚法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贊美周才比隆唐虞。因思至德。以推原所自也。記者曰。自古治天下者。莫盛於虞舜。當時聖哲之臣。有禹稷契臯陶伯益。



各盡厥職。以成四方風動之休。繼夏商而王者。莫盛於我周武王。武王嘗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外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內則賢妃邑姜。夾輔贊襄。以臻四海永清之化。虞周得人之盛如此。孔子因而嘆曰。古云。人才之生。最爲難得。豈不信然。惟在唐虞交會之際。故賢哲挺生。過此以往。獨周爲盛。然其間尚有婦人焉。奔走禦侮。不過九人而已。我因是有感於

文王也。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三分已有其二。文王乃確守臣節。以服事殷。初不以盛衰強弱二其心。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可見周之媲美唐虞者。實以德而不止於才也。夫人才不擇地而生。亦不擇時而生。帝師王佐。何代無之。顧上之人。所以鼓舞任用之。何如爾。亦何至有無才之嘆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此一章書。是極贊大禹以見王道之純也。孔子曰。自古治天下者。事無巨細。各有當然之則。况承帝之終。開王之始。最易有間可乘。吾觀禹無間然矣。禹之時。九州作貢。所不足者。非玉食也。乃卻珍羞而甘淡薄。至於奉祀鬼神。則犧牲粢盛。極其豐潔。玉帛萬方。所不足者。非文繡也。乃舍華靡而敦朴素。至於臨朝承祭。則服物采章。務求盡制。四海爲家。所不

足者。非宮室也。乃安卑隘而戒崇隆。至於田間水道。則胼胝經營。力爲禦備。此皆儉所當儉。豐所當豐。適合天則。無可訾議。禹吾無間然矣。書稱克勤克儉。惟儉而後能勤。洵足爲萬世人君法也。



萬物之靈也

然矣其理也夫命而外皆命所賦

命也命之在人則曰性命之在物則曰性

性之在人則曰性性之在物則曰性

性之在人則曰性性之在物則曰性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六



